

天涯诗海

与新年细语

(外一首)

■ 桂少云

今晚静下来
静成书中的一枚书签
只想回头品尝
那棵长出
春夏秋冬四个分枝的大树上
已落地的365颗果子

有哪几颗
在温馨的记忆里
是最甜蜜的
我要把它
酿成一坛酒,吟成一首诗
谱成一支歌

屈指盘点
银杏叶一样飘落的日子
我独自与隐身的旧时光碰
上两杯
用三分醉意
悄悄送走了
又一年的风花雪月

怀旧

也是一种美好

往事,是一面落满灰尘的
镜子
空闲时,总想用记忆
蘸着单纯的情感
把它越擦越亮
直到清晰地看到从前的影子

静坐在月光下
像品一杯绿茶的清香
细细品味
我的友情、亲情、爱情
太阳有起有落
而一晃而过的日子
我只能站在流水前一次次
回眸

听风是一种享受
沐雨是一种快乐
我期待,有一天
能坐在黄昏的藤椅上
用文字的一针一线
把属于我的岁月装订成册

仰望星空的色彩

■ 冬 徒

听说星空有七彩,
小小的我,伸出双手,
想要去触碰它的颜色。

玉兔耍着脾气,推翻了油墨。
故事便如珠子一般,洒落入
瞳孔中,
震惊,像绵长的河流。

千年来,那些先哲的诗,
是我遨游天际的勇气,
如今,它像受伤的鸟,伏在
我的桌面上。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名
为善良的羔羊,
等待着,被高远的星空染上
七彩,
在那之后,
仰望,便成长为一生一世的
宿命。

东寨港红树林

千万棵树排着密密麻麻的队列。
一根根旗杆一样,舞动绿色的
旗帜。

就像一派热带雨林。
不过它不在深山,它站在海中,
甚至站在海底。

它们的根,盘根错节,在咸涩的
泥滩上支起顽强的意志。

正是它们手挽手肩并肩,降伏了
惊涛骇浪与台风暴雨。

滩涂上,还有小鱼、虫虾、螃蟹与
贝类,自由自在舞蹈与游行。

这一些,往常是看不到的。
往日,它被蓝色的波浪覆盖了。

站在岸上见到的,只是海上森
林,那张浮在海面的绿毯。

任游艇在海上穿行,也看不到海
底,那些潜伏水中的秘密。

这一次,红树林一条栈道,伸出
了它的邀请。

趁潮水退出了视线,我深入到它
的怀抱。

感谢这条栈道,让我对红树林的
美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是的,站在外面,它也会给你感叹。

不过,走进它的内心,它就能给
你震撼。

澄迈美榔姐妹塔

一双姐妹以石塔的姿势,分坐在
澄迈县美榔村的池水中。

出嫁的姐妹与出家的姐妹,同她
们分别作伴的人像、佛像还有瑞兽,
历尽了800年的沧桑。

生命在冬季里彩排

□ 周基云

季节的列车驶入冬
季的隧道,眼见着寒风
把乔木上的树叶,逐渐
摇落,凋零与荒芜在大
地上随处可见。肃杀
的元素渐次叠加,严霜、冰
冻、瑞雪,纷至沓来。原
来在夜晚大自然里小生
命的夜间合唱,如今难
寻踪迹,天地间变得万
籁俱寂。

万物凋零的寒冬,
人们总希望欣欣向荣的
春天尽快到来。其实在
冬季,表面上的了无生
机,深究起来,却是它们
生命的调整期,这正是大
自然的奇妙之处。可能
你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
为来年登台做彩排。

许多动物为了抵抗
严寒,于是进入冬眠状
态。这既是它们抵御寒
冷的技巧,也是它们节
省能量消耗,修复身体
机能,积蓄新年能量的
招数。除常青植物外,
乔木、灌木、花草也进入
休眠防御状态。

天寒地冻,朔风呼
啸,漫天飞雪如约而
至。开始对大地进行恣
意的塑造,大雪像一床
棉被将油菜、麦苗覆
盖。有经验的农人会脱
口而出:瑞雪兆丰年。过
去,我只是认为,下雪是
一年农业的好兆头、祝
福语,现在才知道,冬雪
实是在庄稼的福利。大
自然的生命各有春秋,都
有自己的生命节奏。

春天一到,就算遇
上“倒春寒”,小生命也
会迎着冷风冷雨顽强生
长。待阳光一到,走向
田野,突然就会见到无
数的小草向你灿然微
笑。其实,小时候,我最
惊讶的是家后院的竹笋,
一夜功夫冒出一大截。

莺歌燕舞,万物复苏,
我们总是惊叹它们的生
机勃勃,其实是它们在
冬季彩排的必然结果。
这境况,有点像“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有时看着别人惊
艳登场,一鸣惊人,却
没有看到他们在后台
彩排的艰辛。那些默
默积累的时光,就像
万物的冬日蛰伏,终
会换来属于自己的
绽放。

这境况,有点像“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有时看着别人
惊艳登场,一鸣惊人,
却没有看到他们在后
台彩排的艰辛。那些
默默积累的时光,就
像万物的冬日蛰伏,
终会换来属于自己的
绽放。

作品 阳光岛

百家笔会

椰岛散步

(四章)

□ 蔡旭

六层六角13.6米高的姐姐,七层
四面12.5米高的妹妹,形态有异,
风采依然。

热带的阳光洒在她们身上,同宋
末元初没什么两样。

两座塔今天也如同当年,没什么
两样。

火山岩的塔身坚硬如初,榫眼凹
凸相接稳定依旧,精雕细刻还是栩栩
如生。

据说是一位父亲为两位女儿而
建的。

爱的本身,也是一笔非物质文化
遗产。

同作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的
石塔一起,给从古到今,从身旁到
远道而来的千万双眼睛,做生动的
讲解。

稍带解说着,即使在当年,海南
岛也不是蛮荒之地和文化沙漠。

光阴的底片,总是从最寻常的景
致里显影。我的那一张,起初只是乡
野的模糊轮廓:田埂上疯跑的脚步,
溪流里滑溜的泥鳅,午后教室里被榕
树荫摇碎的光斑,而书本上的字,总
隔着一层薄雾。

直到小升初的哨音响了,伙伴们
的名字与“海南中学”那些亮堂的远
方连在一起,像雀儿扑棱棱飞走。我
的名字,静静落在乡里高中的红榜上。
那一刻,我仿佛被留在退潮的岸边。

转机藏在最黯淡的褶皱里。中
学的数学老师,指着窗外一株歪脖子
树说:“你看它,未必是最直的,可那
股向上够的劲儿,实在。”这话轻,
落在我心里很重。那层雾,仿佛被抹
开一丝缝——光透了进来。“该好
好学习了。”念头一旦生根,人便沉
了下去。晨读夜题,纸笔沙沙,也拼
得一张市重点高中的船票。

然而,湖阔风急。高中的航道千

在儋州暗探石花水洞

这一次,谢绝灯光与幻影,我作
原生态探奇游。

同20多年前发现岩洞的石工一
样,晃一支手电筒,划开溶洞的寂
寞。

脚步轻轻,悄悄叩问远古的岁月。
一颗忐忑的心,潜入惊险与神秘。
悬垂的钟乳石幔,在手电的微光中
透明通亮。

成群的蝙蝠,在头顶上好奇地打
量我的黑影。

若隐若现中,形神兼备的龟,见
首不见尾的九条龙;鹊桥上的牛郎
织女,背媳妇的猪八戒,一一前
来相认。

布满旱洞的石花,珊瑚状,米粒
状,珍珠状,熠熠生辉。

时光荏苒

山的那边是海

□ 李文峰

帆竟发,我最初那股劲,像泄气的
皮球悄然瘪了。习题册如山,心里
却愈空。高考放榜,数字冰冷如闷
棍,羞愧灼脸,前路茫茫。

人总要落地。闷了几日,心里那
点不甘,如野草钻出。回去复读。这
决定下得艰难,却坚决。那年,教室
依旧,人却静如古井。每日与熟悉
的公式单词厮磨,是与昨日那个懈
怠慌张的自己较劲。当“211”学
府的通知书抵达,心中并无狂喜,只
有长途跋涉后望见炊烟般的踏实。

大学的校园,路径岔岔。眼见同

伴衔“考研”喜讯高飞,我试了试,
又跌落。站在岔路口,既定的航道
不通便转舵。考公,求职,在辗转
中,“三支一扶”将我引向基层。那
里,文凭光环褪去,卷宗、田亩与家
长里短成了新课题。俯身两载,鞋
底沾泥,耳闻乡音。之后,我通过考
试在乡镇落脚。回望来路,忽然透
亮:这仿佛一个圆,从乡镇出发又回
到乡镇,却是螺旋,人所立实处,已
悄然高了一层。如今静思,每一步都
暗藏深意。那“开窍”,是神启?那
不过是老师投入水,而后千百个晨
昏,是自

美食随笔

冬笋出林香

□ 王同举

前些天路过一片竹林,瞥见一小
截冬笋冒出地面,状似宝塔,模样
极其可爱。时值岁暮,霜重风寒,
满眼所及都是荒芜与枯败,没想到
这片竹林却依然生机不断。

这让我想起了苏轼写的“我花
带叶暗,新笋出林香”。苏轼收到
友人寄来的猫头笋,连夜煨汤,大
快朵颐之余,写下了“长沙一日煨
筠笋,鹦鹉洲前人未知”。苏轼痴
恋竹笋的清香,留下了许多与竹笋
有关的诗句,最有趣的还是那首打
油诗:“无笋使人俗,无肉使人瘦,
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竹笋焖猪肉。”
能把家常菜写进诗,把寻常美食
写出无限趣味的人,大约连竹根
都愿为他多生出几分清雅吧。

刚冒尖的冬笋色泽金黄,笋尖
细嫩,清香可口。外公曾教我挖
冬笋,要找准笋的位置,用小铲顺
着泥缝斜下插,再使劲往上一撬,
黄泥的胖笋便骨碌碌地滚出来。剥
开层层褐色外衣,露出象牙白的
笋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清亮的水
珠。

新笋剥净后,放入水中浸泡半
晌,笋片尤为脆嫩爽口。母亲总
会切下最嫩的笋尖做凉拌笋丝。将
笋肉切成细条,浇上花椒油,再
拌点酱油和青椒丝即可上桌。粗
陶碗里白生生的笋丝挂着油亮料
汁,筷子一夹咔嚓响,入口爽脆,
酸辣中带着丝

片中,见到——
海军战士们住过的“海景房”。

是的,四面都是海景。
开门见海,开窗见海,睁开眼就
是海。

翡翠般的泻湖。阳光下变幻莫
测的大海。

鸥鸟在天上鸣唱。鱼群在脚
下游行。

姹紫嫣红的珊瑚,绽放出海底
花园的神奇与美妙。

白天看海阔天空,夜晚伴涛声
入梦。

顶级商品房喜欢用“海景房”
作广告词,在这里可免费兑现。

哦,世界上最蓝的海。世界上最
清的水。

不小心掉了一颗饭粒,也可看
着它以慢动作降落海底……

就是天气热了一点,通常就四
五十摄氏度。

就是风浪大了一点,台风暴雨
常来常住。

就是淡水少了一点,要么盼雨,
要么靠船运来。

就是离亲人远了一点,最近也
有1400公里。

也算是两层小楼,真实的名字
叫“高脚屋”。

如今,我仍然未能来到这里。
只是在新照片中,当年的确盘
已成了海岛,成了不沉的“航空
母舰”。
碉楼里水兵有着同样的梦——
让祖国的万里海疆风平浪静;
让动荡不安的世界永久和平。

己甘愿情愿的静坐苦读,让涟
漪终成波澜。

那“复读”,是人生勇敢的“
倒退”。退回到跌倒处,是为看
清伤处,将断裂处接得更牢。那
是心志的锻打,戡掉浮夸与脆弱。

那“绕远”的基层两载,更非
徒劳。它让我离开书本的象牙塔,
踏进生活本真的土壤。扑面的
风、办成的小事、乡亲的笑脸,
是任何课堂都无法赐予的滋
养。

人们爱说“轻舟已过万重山”。
唯有舟中人自知,那“轻”,是
卸下了“必须一帆风顺”的妄
念与“一步落后满盘皆输”的
惊悚。那山影,真切地横亘过
——是伙伴远行的怅惘,是放
榜的冰凉,是失利的空寂。我
不过是在浆重欲沉时,对自己
喃喃:“别松手,再划一下看看。”

就一下,再一下,山重重,水
长长,总有个去处。

丝清甜,特别下饭。母亲还会
腌些竹笋留着以后吃。挑粗细
匀称的嫩笋对半切开,摊在竹
筛上晒到半干,加粗盐和辣椒
用力揉搓,待笋片变得软塌塌
的,就一层层压进大水缸,上
面用洗净的石头压紧。腌好
的酸笋带着竹子的清香味,拿
来炒五花肉最合适,酸辣正
好解腻。

翻阅《随园食单》,古人食笋
讲究“素宜白水,荤用肥猪”。
袁枚写火腿煨笋:先把火腿
外皮和肥油去掉,切成方块,
和鲜笋尖一起小火慢炖,最
后把炖化的火腿皮捞出来,这
样既不油腻又增香。南宋《
山家清供》还载有一道名为
“傍林鲜”的食谱:冬笋将
熟时,扫落叶煨于竹边,现掘
现烹,其鲜味能“染透葛衣”。
这股野趣,也只能在古书墨
痕里寻了。

时下餐馆的笋食“翡翠罗
汉卷”,是用豆腐皮裹笋丁
菌菇烹食。最具盛名的还属
江南名菜“腌笃鲜”:将咸
肉、冬笋层层码放在黑陶罐
里,柴火熬煮一小时,出锅
时撒上一把鲜豆腐,汤色金
黄透亮,笋肉清甜爽爽,闻
之便令人食指大动。如今超
市也售卖包装精美的冬笋,
用高压锅焖煮,总觉得缺些
柴火气。不过想到如今四季
都能吃到鲜笋,倒比苏轼
“待得余甘回齿颊,已输岩
蜜十分甜”的遗憾强多了。